

法式善与“西涯”

刘青山 刘月辉

内容提要：“西涯”本指地名，位于明代李东阳京城故居附近，东阳因以之自号；清乾嘉时期，法式善居所与“西涯”毗邻，出于对东阳的仰慕，自号“小西涯居士”。法式善曾详考“西涯”旧址，寻访东阳墓址，为之赎墓田，修墓祠，撰碑文，并招友于西涯雅集唱和，征绘西涯图等。此类种种活动，既反映了东阳身后的影响，又展现了法式善的名士风采与清乾嘉诗坛雅集的真实画面。

关键词：法式善 李东阳 西涯 西涯图

法式善(1753-1813)，原名运昌，字开文，号时帆，又号梧门、诗龕、小西涯居士，蒙古族人，隶内务府正黄旗，乾隆四十五年(1780)进士，官侍讲学士、国子监祭酒等。“西涯”，本指地名，位于明代李东阳京城故居附近^①，东阳因以之自号。法式善在京城的居所与“西涯”毗邻，加之对东阳的仰慕，遂自号“小西涯居士”。法式善是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之一，喜好招友雅集唱和，雅集地址主要有两处：一为“诗龕”^②，一为“西涯”。“诗龕”是法式善在室内接待友人的场所。而户外活动，法式善则常选在“西涯”。

—

清嘉庆二年(1797)，法式善考证了“西涯”所在地，其《西涯诗》自序云：“西涯即今之积水潭，因在李东阳故宅西，故名。”^③《西涯考》又云：“至于西涯，则今之积水潭无疑。潭即水关，在诸河极西，林木丛郁，水石清幽。”^④李东阳京城故宅亦有确切位置，《西涯考》云：“盖广福观(法式善注：在今鼓楼斜街)之南，响闸(法式善注：今之万宁桥澄清闸)之西，月桥(法式善注：

① 李东阳(1447-1516)，字宾之，号西涯，谥文正，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

② 关于“诗龕”，可参见刘青山《名士法式善与“诗龕”》，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
③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六，清嘉庆十二年王墉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12页。

④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一，清嘉庆十二年程邦瑞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674页。

今之三座桥)之北,海潮寺之东,地名煤厂,文正故第当在是。”^①同年,翁方纲在《西涯图记》^②中对“西涯”、东阳故居以及法式善的“诗龕”地址均有介绍:“今年秋,梧门司成为予言,所居距西涯不远,即今积水潭也。……大局以外城德胜门与内城北安门定其章法,而西涯可识矣。西涯者,德胜门水关之内,法华寺之南,海子积水潭之西。……其东则德胜桥,又东南则藜光桥,梧门云当是‘李公桥’也。其北则稻田,其南则杨柳湾,其东则月桥,又北则银锭桥,又东则响闸桥,北安门外大桥也。又北为鼓楼,又北钟楼。月桥之西,则慈恩寺旧址,是为银锭桥之南湾,文正故居在焉。盖文正诞生于此,而积水潭之西涯,是其童子时所钓游。故以自号也。……而杨柳湾之旁,梧门‘诗龕’在焉。……丁巳腊月朔记。”^③

从上可知,李东阳故居位于西涯(即积水潭)之东,法式善的净业湖畔杨柳湾居所在西涯之南,二处可谓是在咫尺。嘉庆四年(1799),法式善移居至钟鼓楼街。钟鼓楼,在西涯之北,“为《西涯十二咏》之一,与净业湖壤连脉接”(《自净业湖移居钟鼓楼四首》)^④。《西涯十二咏》为李东阳所作^⑤,此组诗分别描绘了西涯附近十二个景点,即海子、西山、响闸、慈恩寺、饮马池、杨柳湾、钟鼓楼、桔槔亭、稻田、莲池、菜园、广福观。法式善杨柳湾与钟鼓楼街的两处居所,均是李东阳吟咏的“西涯十二景”之一。

考证东阳故居与“西涯”旧址后,法式善又撰文称赞东阳的人品与功业,其《李东阳论》云:“故明大学士李东阳与刘健、谢迁^⑥,皆孝宗顾命臣。武宗既立,宦者刘瑾居中用事,势甚张。……健、迁以谏去,东阳独留。……乃委曲隐默,卒谋诛瑾。”^⑦对于李东阳生前身后的不少流言,法式善在《李东阳论》逐条为之辩解:(一)有投诗嘲其不归长沙者;辨曰:“不知东阳自其曾祖以来,居京师四世矣,老而无嗣……去京师,将安所归?”(二)有讥其玄贞观碑颂瑾功德者;辨曰:“夫危行言逊者,居乱邦之苦心;内刚外柔者,制小人之要术。”(三)有讥其贪慕爵禄者;辨曰:“东阳当柄政时不能复西涯旧业,及致仕以后,并不能具鱼飧款客耶。”^⑧法式善认为东阳在刘瑾窃权时委曲隐默,是为日后除瑾做准备,云:“夫文正之所为,极难耳。推文正

①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,第 674 页。

② 此年,翁方纲请江宁王春波绘《西涯图》,作此记。翁方纲(1733-1818),字正三,号覃溪,顺天大兴人。

③ 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六,清李彦章校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55 册,第 400 页。

④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,第 528 页。

⑤ 此组诗原名《西涯杂咏十二首》,载《李东阳集》第一卷,周寅宾点校,长沙:岳麓书社,1984 年,第 421 页。

⑥ 刘健(1433-1526),字希贤,河南洛阳人,明中期内阁大学士,内阁首辅。谢迁(1449-1531),字子乔,浙江余姚人。明弘治八年入阁拜相,与刘健、李东阳同辅国政,时称贤相。

⑦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,第 672 页。

⑧ 同上。

之心，惟期其事之有济，初不求谅于后世之人。”（《西涯墓记书后》）^①又云：

若东阳者，诚大臣之用心也。使东阳与健、迂同日去，则杨一清必诛^②，一清诛，则瑾必更猖獗难制。瑾猖獗难制，则武宗必危，社稷且不可知。然则延明祚百有余年，谓非东阳一人力不可也。（《李东阳论》）^③

此处法式善称颂李东阳以一人之力延明祚百有余年，对东阳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。

二

出于对李东阳的景仰，法式善招集友朋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：

（一）为李东阳撰修年谱。法式善前后两次编撰李东阳年谱：第一次厘为五卷，由唐仲景携往扬州，属王芑孙刊刻。王芑孙命其门下士校刊，但此次脱略错误不少。第二次开雕于京师，增《续编》二卷，共七卷，由谢振定核正义例，剞劂楮墨之费出于伊秉绶、何兰士等人。

（二）寻李东阳墓址。法式善在《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》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寻东阳墓址经过：

属同年章君访畏吾村不得，又属胡君、郭君访之^④。一日，二君过余言：“适因事过畏吾村，问公墓于土人，皆不知。有大慧寺老僧云：‘识一古墓，相传为前明显宦，今其子孙已绝。’往视之良然，然亦不敢遽定为文正墓也。”翌日，余亲访会老僧，他去，徘徊久之。遇石翁者，……叩以文正墓，亦弗能举。举僧言相质，乃指寺西北土阜，云：“是间，旧墓五。余儿时，犹及见，今惟三墓在耳。”余周览而谛视之，慨然曰：“此为文正曾祖墓，文正墓从可知矣。”^⑤

李东阳曾祖文祥、祖父允兴、父淳、子兆先及自身，五世俱葬畏吾村。法式善对其家世亦作了考察，云：

①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715页。

② 杨一清（1454-1530），字应宁，号邃庵，镇江丹徒人。智诛刘瑾，后任吏部尚书，凡为刘瑾构陷者，均予以平反复职。

③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672页。

④ 章君，即章学谦，号石楼。胡君，即胡逊（1749-？），字蕙麓，江苏武进人。郭君，即郭立诚，字虚堂。

⑤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726页。

文正曾祖,洪武初,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。其祖方幼,挈与俱来。稍长,即代父役。靖难兵起,有功弗见录,以艺简内局,制军器作贾为养以终。文正父,微时为舟子,有阴德,遇异人,为择吉地,瘞祖父骨。文正集中有《复畏吾村旧莹》及《合葬告妣》诸文。是文正曾祖暨祖,俱葬畏吾村;文正父改葬树村,地不吉,仍迁葬畏吾村;文正子兆先,先卒,附葬于此;文正卒,亦葬畏吾村。五世昭穆,班班可考。(《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》)^①

其墓具体地址为:“墓在大慧寺西,距寺三十步;墓之西为畏吾村,抵村口一里许;小径北通石道,白塔庵在焉;南则长河一带,由枯柳树迤迳东南行,即望见极乐寺。”(《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》)^②

(三)发现东阳墓址后,法式善为之赎墓田,两修墓祠,撰《墓碑文》《墓记》等。东阳墓地至清朝已隶为民产,计地二十一亩,主之者为百祥庵僧,法式善欲谋赎之而未果。后“宛平令武进胡逊闻之,慨然曰:‘先贤遗垄,夷于榛莽,守土者之耻也。’^③乃捐俸百金赎之。”(《赎李文正公墓田记》)^④首次修墓祠时,胡逊等人捐资相助,由胡逊董其事,谢振定庀材鸠工以成^⑤。此次修祠包括营葺墓道,就墓前建祠三楹,小屋二间,并缭以垣墉。重修墓祠在嘉庆六年春,相隔上次有七八年之久。法式善先商于谢振定,振定适病。善化袁曜太史,约其乡人陶章洸等经画,阅若干日而成。此次缮葺了垣墉,增屋若干间,掘井一口,植树若干棵。

法式善对胡逊、谢振定等人的义举十分赞赏。如嘉庆十五年(1810)法式善在《香泉篇》云:“亡友谢大夫,慷慨衡湘英。西涯墓残毁,碑矗牛曳平。醵金复旧观,艰苦逾年成。高高怀麓堂,道左留三楹。胡(法式善注:蕙麓)蔡(法式善注:善人)均出力,而子心经营。……捐饷聚土人,种满松杉桧。……溪流距村远,灌溉何由行?大夫病卧床,闻此心怦怦。……典衣命掘土,用卜袁先生。及泉未九仞,绠汲泠然清。苍绿四郊溢,芳冽千瓶倾。道旁饮水人,啧啧香泉名。”^⑥此诗为怀念谢振定而作,振定本号芑泉,在重修东阳墓祠时捐资,为灌溉周边树木掘了一口井,井水清冽,故又被当地人呼为“香泉”。在此类纪念活动中,法式善都是组织者或联系人。

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证,法式善对李东阳晚年生活的艰难及身后的凄凉有了更深感触,并由此表达出深切的同情。“西涯”曾是李东阳童年时的游玩处所,法式善在《西涯考》中,

①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726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胡逊是宛平县令,畏吾村隶属宛平。

④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732页。

⑤ 谢振定是湖南湘乡人,东阳祖籍湖南茶陵,振定称东阳为前辈乡贤。

⑥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二集》卷三,清嘉庆十七年王墉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多次引李东阳晚年重回西涯时写的诗，如：

公诗有“泪痕应共水俱流”句，又云：“抚今念旧，为此怆然。”集中如《禫后述哀》云：“应谢西涯旧时柳，泣风愁雨共依依。”又《重经西涯》云：“泪满密缝衣上线”，又云：“爱日渐非稚子欢”，又云：“恸哭儿童钓游地，白头重到为何人？”^①

以上诗作见证了李东阳晚年心境的悲凉。又《修李文正公墓祠记》云：“文正卒时，兆先已前死，其家贫，不能具葬，门人故吏醵金贖之。未几，墓碑为土人所毁。”^②《赎李文正公墓田记》云：“西涯先生墓，于明万历时已不可辨识，有农家子取土于冢……”^③《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》云：

刘世节《瓦釜漫记》谓：“其家族姓渐微，至以墓前白石碑捶碎，与贩盐者搀和以卖。”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谓：“兆先卒，公竟无嗣……”由是观之，公五世之墓聚于一域，身没而子孙不振，至于屑穹碑为灰尘，夷马鬣为陇亩，不亦深可喟耶！^④

李东阳生前即痛失爱子兆先，无嗣，去世时，由门人故吏集资安葬。尔后，竟然墓碑被毁，墓地成榛莽。这位前明显宦的遭遇的确令人伤叹。

三

“西涯”既能引人发慕古之思，又风景旖旎，是一处宴游的好场所。法式善常招友于此雅集，赋诗酬唱。如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法式善写有《西涯诗》三首，写景、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相结合，概叙了与朋旧们在西涯赏景、凭吊等活动。一时和诗者甚众，其诗文集收录的作者有：平恕、陈崇本、汪迁珍、翁方纲、沈琨、李尧栋、刘大观、蒋攸钰、冯培、戴殿泗、盛本、郑似锦、缪麟、赵怀玉、何易、熊方受、冯晟、秦琦、秦瀛、周春溶、王绮书、查有圻、史炳等^⑤。同年闰六月二十日，法式善又招同人于西涯赏荷，赋诗唱和的朋旧有：赵怀玉、洪亮吉、戴璐、宋鸣琦、金学莲、马履泰、汪端光、甘立猷、冯晟、戴殿泗、熊方受、何道生、笄立枢、戴尧垣、孔传薪、沈琛、石韞玉、

①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673页。

②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731页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，第727页。

⑤ 法式善常于雅集之后另请人和诗，故以上列举朋旧的和诗，或雅集时所作，或雅集之后所作，写作时间稍有差异，而唱和内容相似。

谭光佑、韩调、曹锡龄、伊秉绶、吴景德、章学濂、铁保等^①。

此后，每年六月九日李东阳生日时，法式善即招友雅集，以示纪念。如嘉庆三年（1798）六月九日的西涯聚会，有翁方纲、铁保、瑛宝、罗聘等四十多位名士参加，与会者各写诗、作画、作书、鼓琴等。又如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法式善于西涯雅集后有诗云：

年年六月初，赏花西涯西。酹酒寿李公，蒲笋杂黍鸡。^②

类似于“诗龕”雅集，法式善在“西涯”雅集时亦喜好征绘有关西涯的图画，并请好友作题图诗。如嘉庆五年，法式善云：

继于“苏斋”获睹石田翁《移竹图》真本，又得文待诏《西涯图》摹本及乌程闵氏所藏像，庶几慰尚友之心矣。（《蒋湘帆临西涯诗帖跋》）^③

石田翁，即沈周（1427-1509）^④，为明中期著名画家，与文征明、唐寅、仇英并称明四家；文待诏即文征明（1470-1559）^⑤。沈周曾为李东阳作《移竹图》，真迹由翁方纲收藏，法式善曾多次在诗文中提起此图，如嘉庆六年（1801）写有《题白石翁移竹图后》，云：

前身我是李宾之，立马斜阳日赋诗。今向河桥望烟色，一陂春草几黄鹂。
水流花放自年年，谁有闲情似石田？几笔山光到秋竹，盟鸥射鸭晚凉天。^⑥

法式善以“西涯后身”自况，赋诗酬唱，表现出洒脱自放的名士气度。朋旧们也有此称呼，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法式善弟子彭寿山云：“朱石君相国尝戏谓师为李西涯后身。”^⑦朱石君相国即朱珪。嘉庆三年（1798）法式善亦请人绘《移竹图》，并赋诗《自题移竹图》八首，其序云：

① 以上列举朋旧和诗，均见存于法式善《诗龕声闻集续编》（法式善“诗龕”抄本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，排序依据抄录顺序。

②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九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537 页。

③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708 页。

④ 沈周，字启南，号石田，自称白石翁，长洲人。

⑤ 文征明，原名璧，字征明，因先世衡山人，故号衡山居士，明书画家、文学家，曾官翰林待诏。

⑥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548 页。

⑦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660 页。

白石翁为西涯作《移竹图》，并西涯自书移竹、种竹诸卷，今藏覃溪先生苏斋。余既摹《西涯图》，缪霁堂舍人为写照，吾婿吾儿僮仆附焉。梦禅居士见之，以为肖，杂写竹石其间，题曰《移竹图》者，亦白石翁意也。诗以志始末尔，上媿西涯，则吾岂敢。^①

缪霁堂即缪炳泰，梦禅居士即瑛宝，皆当时画家。法式善此幅《移竹图》上附有其婿、儿、僮仆等人，由缪炳泰、瑛宝等合作完成。

除收藏有文征明《西涯图》的摹本外，法式善另请人绘有多幅《西涯图》，如嘉庆四年（1799）有句：“两写西涯图，特仿文待诏”（《诗龕论画诗·王山人霖》）。^②王霖两次为法式善作《西涯图》。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在《柬朱素人》自注云：“时为余作《西涯图》。”^③朱素人，即朱本。又如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《题汪均之画记后》第十七、十八首云：

西涯第一图，翁公题识详。梦禅绳斋画，使尽生平长。春波涉细琐，下笔尘氛忘。茶陵忧国容，图之心感伤。

西涯第二图，笔墨较前逊。翁公临李迹，疏直笔笔健。我作西涯考，未及兹十论。千载畏吾村，墓田勿教溷。^④

“西涯第一图”有梦禅、绳斋、春波，即瑛宝、笄立枢、王霖参与，此图应是合作图，并有翁方纲的题识；“西涯第二图”未提画者，亦有翁方纲的题识。

嘉庆六年（1801）法式善题诗于闵贞所藏东阳像，云：

我尝校公集，因知公素志。近为作年谱，搜罗及轶事。大抵公性情，和平而冲邃。在官五十年，保全皆善类……此像藏闵氏，上有癸亥字……（《题西涯先生像后》）^⑤

通过叙述、评论李东阳的生平事略，表达了仰慕之意。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，法式善在《六月九日拜西涯墓二首》有句：“山人（朱野云）绘遗像，留界寺僧护。……严（钰）黄（均）今文周，补图愜幽赏。”^⑥可知朱鹤年、严钰、黄均亦曾合作绘过东阳像。

①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七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519页。

②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八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526页。

③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九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531页。

④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二集》卷七，清嘉庆十七年王墉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⑤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559页。

⑥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二十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第650页。

除上文介绍的《移竹图》《西涯图》《李东阳像》外,与李东阳有关的画像另有《积水潭奉祀图》《诗龕十二像》中的东阳像、李东阳藏的《十友图》等。积水潭即上文所言西涯,《积水潭奉祀图》所画应是法式善招友于西涯祭祀东阳的情景,此图由罗聘创作,瑛宝、笄立枢补笔,亦是合作完成。嘉庆十七年(1812),法式善诗云:“积水潭奉祀,六月日初九。两峰创作图,潭上未断手。梦禅涂苍石,绳斋写杨柳。”(《题汪均之画记后》第十九首)^①《诗龕十二像》由姚元之绘作^②,嘉庆四年(1799)法式善《诗龕十二像·李西涯》云:

与君比邻居,结此旷代慕。朝廷顾命臣,深心维国步。孝宗灵有知,不责公阿附。^③

再次表达了对东阳的追慕。《十友图》内容是东阳与九位同年的画像,嘉庆七年(1802)法式善云:“公五十七岁,会十同年,绘像作记。今所传者即此,藉以赎墓修祠,图之所系不浅也。”^④且赋诗云:“却忆茶陵翁,殷勤图十友。九客像奚在,独公留不朽。”^⑤

另外,法式善收藏有《蒋湘帆临西涯诗帖》^⑥,其《蒋湘帆临西涯诗帖跋》云:

……此册七律四章,《怀麓堂集》所未载者。蒋湘帆衡以油纸影摹,神气逼肖,犹可仿佛西涯罢相后老而不衰光景……孙和出都持以赠余,楮墨虽败,神彩尚存,亟为潢治之装成。适覃溪先生得西涯私印,手摹见示,遂倩吴南芟文征重刻诸石,铃缀诗尾,以志一时佳话。时嘉庆五年春三月。^⑦

获得赠送的诗帖后,法式善又请吴文征摹刻翁方纲收藏的李东阳私印,加盖点缀。征绘到西涯图后,法式善遍请朋旧题诗。如《梧门诗话》卷十四第八则云:

余旧宅在松树街,鼓楼响闸,近在尺咫。以西涯集考之,知近文正故居。又于畏吾村访得文正墓,自谓前生有香火缘。夫文正在朝之日,穆御好游,奄竖窃柄,若非

①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二集》卷七,清嘉庆十七年王墉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② “诗龕十二像”所绘图像依次为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李东阳。可参见刘青山《名士法式善与“诗龕”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
③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524页。

④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568页。

⑤ 同上。

⑥ 蒋湘帆(1672-1743),名衡,又名振生,字湘帆,晚号江南拙叟,江苏金坛人。

⑦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708页。

善于调护,国事将不可问,逶迤迟回,有不得已者。海宁陈仲鱼孝廉鱣为余题文正画像七古一章,中云:“刘希贤、谢于乔,一归洛下一余姚。若使当日竟同去,后来遇事谁争朝。”持论可称平允。^①

陈鱣的题图诗所论正合法式善之意,故被称“平允”。又如《梧门诗话》卷十三第三十五则:

钱塘陈曼生鸿寿盘盘大才,具兼人之禀。……尝为余题《移竹图》,云:“……竿头励直节,云路骋翱翔。题诗刻苍玉,寸心志不忘。画手古石田,先生今东阳。”朴属微至,面面俱到,题者甚多,推此为最。^②

陈鸿寿此首题诗清新淡雅,因类似于法式善诗风而为其喜好。

四

法式善任职国子监时,曾以李东阳为题考核学生。如嘉庆六年(1801)《赠盛藕塘植麒上舍》^③云:

我于李宾之,旷代默相契。作文存厥真,知人兼论世。秋雨槐花黄,生也来角艺。洒洒数万言,匪仅炫藻丽。(自注:余以李宾之论课多士,拔生文为第一。)^④

嘉庆九年(1804)又云:“余于成均试士题为‘西涯论’,君树议最正,拔冠多士。”^⑤且赋诗云:“先民遗矩矱,后人取藻镜。莫谓职司闲,操纵让守令。濯濯簪绂身,凛凛朝廷命。伊古名公卿,究心在初政。”(《送盛藕塘之官德安司马》)^⑥即勉励盛藕塘取先贤为镜,做个正直、爱民的好官。

李东阳去世后,弟子们多背叛他,而邵宝^⑦除外。嘉庆七年(1802)法式善写有:

① 法式善:《梧门诗话》,张寅彭编校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5年,第395页。

② 同上,第384页。

③ 法式善在国子监祭酒任上,注意提拔寒俊,其中如“三君子”:即王昱、孙原湘、舒位;“三凤”:即莫宝斋、刘芙初、王又新;“三盛”:即盛超然、盛木及盛藕塘。

④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549页。

⑤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612页。

⑥ 同上。

⑦ 邵宝(1460-1527),字国贤,号泉斋,别号二泉,无锡人,为李东阳门人,诗文皆宗法东阳。

西涯既殒谢，门生胥倍之。独有二泉翁，莫肯忘气师。……高山苦难至，向往心在兹。……低回怀麓堂，日咏西涯诗。（《仰止楼为贾素斋题》）^①

又如嘉庆十年《酬欧阳礪东过访贻西涯诗》云：

涯翁生平君所悉，此诗真能风教敦。安得传写遍江汉，湘水一洗茶陵冤。世谓刘谢去大好，六尺之孤谁所存。……昌明诗教事犹小，生平心迹宜细论。不然请看公弟子，师死几辈遵遗言。^②

欧阳礪东是湘籍诗人。法式善在与友朋的唱和中，亦不忘为东阳身后流言辩解，且叹息其弟子们的背信弃义。

西涯还是法式善平日晨暮的散心之处。他漫步至此，或饱览自然风光、或抒写人生感慨，创作了不少情景交融、意境优美的山水佳作。如嘉庆四年（1799）写有《小西涯晚步》，其一、其三云：

斜日下楼阁，乱山城外红。一双碧蝴蝶，飞入藕花中。……
尘埋怀麓堂，云掩慈恩寺。借问马上人，谁识前朝事？^③

描写西涯春晚的美景与感慨前朝往事。又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《西涯秋晚》云：

来看月桥月，行到西涯西。荷叶露穿破，酒旗风送低。数行秋雁影，一道白沙堤。
移竹谁家寺，重来认雪泥。^④

从月桥、西涯、荷叶、露珠、酒旗、秋雁、沙堤、寺院等意象中刻画出西涯秋晚图，并联想当年东阳请沈周作慈恩寺《移竹图》，而发出世事变迁、人生鸿泥的感慨。写景、凭吊、抒怀相结合，音韵流转，语意清新。此类佳作还有《且园十二咏·小西涯》《西涯晚眺》《西涯晚眺次韵》

①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十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576 页。

②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二十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629 页。

③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八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76 册，第 523 页。

④ 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二集》卷一，清嘉庆十七年王墉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《西涯晚步》《西涯》《西涯晓晴》《积水潭即事》等。

综上所述,法式善对李东阳的仰慕,可谓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。究其原因,可略作几点分析:

首先,从社会背景上分析,法式善为官前期(嘉庆四年前)有和珅弄权,政治环境类似于明宦官刘瑾乱政。法式善追仰东阳,一再称颂东阳的功业,既表达了锄奸除恶的政治理想,又期待当朝执政者能正确、妥善处理好和珅事件。

其次,从士林风气上分析,纪念前贤的活动在当时士大夫雅集中很盛行,如翁方纲于每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友集“苏斋”^①,拜苏东坡生日;吴鼐于六月十二日招集“藤花吟社”,庆黄庭坚生辰;曾燠于六月二十一日为欧阳修作生日。法式善与“西涯”毗邻而居,地理位置便利,加之西涯风景秀美,本是雅集、游览的好处所。于是,“西涯”与“诗龕”,一室外一室内,自然成了法式善招友唱和之地。

其三,两人官位虽然悬殊,李东阳为内阁首辅,法式善官不过四品,但从性情而言,两人有些类似。法式善性极平易,待人友善、宽厚,任国子监祭酒时,常奖掖才俊,提携后进。东阳为人宽和、优雅、谨慎,在与刘瑾等阉党周旋中,潜移默夺,保全善类,曾使不少人阴受其庇。

其四,两人诗学观类似,法式善诗学中唐,言诗以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为宗,上希陶渊明,在清朝则瓣香王士禛,与李东阳崇唐相近,且两人均能认可、吸纳各诗派的长处。这一点,法式善在诗文中虽较少提及,但他在诗龕中悬有“诗龕十二像”,以示其诗学祈向,其中最后一位即是东阳。法式善又是文献掌故学家,喜好搜讨轶闻、详考故实,其诗文中有不少关于东阳的考证、论述。

其五,李东阳为一代文坛领袖,创立“茶陵派”而影响深远;法式善政治上失意,官至四品即左迁,在居所筑“诗龕”,主盟北方诗坛,交游遍及大江南北,即有仿效的意味。在舒位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中,法式善被点为“神机军师”,成为地煞星之首,赞语云:“前有李茶陵,后有王新城,具体而微,应运而兴……”^②李茶陵(即东阳)与王新城(即王士禛,号渔洋),既是法式善追慕的对象,又是其品人、论诗的典范。

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“清中期湖南诗人群体交游考证及其现实意义”(项目编号:14C0089)阶段性成果。

(刘青山,长沙师范学院;刘月辉,岳阳职业技术学院)

【责任编辑:吴刚】

① 苏斋,即翁方纲书房名。

② 舒位:《重刻足本乾嘉诗坛点将录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05册,第168页。